

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

〔通俗本〕

蘇聯·A托爾斯泰原著

適夷譯·屠文改寫

1953

彼得大帝【通俗本】

定價人民幣七千元

改寫者：屠 文

出版兼發行：通 俗 文 化 出 版 社

上海(5)士慶路一九四弄九至一〇號

代表人：劉 毅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印數五〇〇〇冊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記證

登字第〇一〇五七七八號

本書故事提要

十七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是一個封建、野蠻、落後的國家。沙皇、大貴族、主教、領主們，貪婪地搜括着農奴，吃飽了便做禱告，打瞌睡；下層民衆饑寒交迫，幾乎被「剝光最後的一張皮」，被迫逃亡，流爲盜賊……

俄皇費亞特爾·亞歷克舍維支病逝，年幼的彼得被立爲皇。但公主蘇菲亞有野心，謀欲奪取皇位，就和她的情夫歌里純及心腹霍凡斯基等暗中組織槍兵，發動叛變。亂起，殺死了太后娜泰麗亞左右的一些大臣及大貴族，結果以皇子伊凡與彼得並立爲皇，蘇菲亞攝政。

彼得年少，喜作戰爭遊戲，擬造大砲及堡壘等，並接近歐洲的僑民，熱中西方的科學文明，結識了德僑萊福脫，聘請外國人担任遊戲隊的教練，造船技工，數學教師等。

俄羅斯因迫於條約規定，必須參戰，蘇菲亞卽以歌里純爲司令，統率俄軍出征克里

米亞，結果大敗而同。民衆由於軍費與統治階級的消耗，愈益貧困。

彼得仍然一味貪玩，到僑民區飲酒跳舞，擴大建築遊戲堡壘，且與水木工匠同操勞作。太后甚感憂傷，乃爲彼得成親，希望他在婚後能夠忘掉過去的那種胡調而顧問國事。婚後，彼得經波里斯的鼓勵，至沛萊斯湖邊建立造船廠，聘請荷蘭技師工匠，自己也參加勞動，學習知識。

蘇菲亞等因見彼得如此桀傲，愛好武力，大感恐懼，因此策劃製造政變。彼得聞訊回京。不久事起，便與親隨逃往托洛伊察。

彼得出亡托洛伊察後，莫斯科的部隊和大貴族們，紛紛趨向托洛伊察。蘇菲亞陷於絕境，無法舉事，遂致失敗。蘇菲亞被送進修道院，歌里純被削爵充軍，蘇菲亞的心腹夏克洛等被處梟首。

彼得在事平回京後，依然在僑民區飲酒作樂。與外國商人接觸中，深感俄羅斯落後與野蠻的恥辱。但總主教等封建頭子，竟提出不用外國教練，不和外人交往，不穿異域服裝與驅逐外人出國，焚燬僑民區等頑固主張，遭彼得嚴加斥責。

彼得擴大遊戲戰爭，裝作兩個國家規模來演習，浪費民力和軍火無算；聖誕節，用惡作劇侮辱諸大貴族；到春天，便到亞爾亨格里斯去旅行，並在那里建造了真正的造船廠。其間，西歐各國的情形，發生了新的變化，俄羅斯被迫捲入戰爭。

一六九五年，彼得隱名以率俄軍遠征土耳其，但亞索夫一役，遭受慘敗。回國後，不顧生民疾苦，經過二年的準備，充實了軍力，再征亞索夫，率獲勝利。

這一戰爭的勝利，實際上是表示了新的戰勝了舊的，對整個俄羅斯，起了根本的蛻變。彼得實行了強化軍備，組織公社，開鑿運河，派遣留學生等一連串的新措施。

爲了澈底翻造古老的俄羅斯國家的機構，必需大量的錢，於是派遣使節團訪問歐羅巴，彼得化裝參加使團。他在國外，不放棄任何一個足以獲得知識和學問的機會，參觀德國砲廠，學習射砲術，和製造軍火的過程，在荷蘭和英國，學習造船，並親自和工匠一樣的做工。

在彼得遊歐期間，被貶入修道院的蘇菲亞，又密謀暴亂，但被剿平。彼得聞訊歸國，把企圖復辟的舊勢力，大肆殺戮。於是古俄羅斯嚥斷了最後的一口氣。

主要人物表（以出現先後爲序）

伊凡西加 伊凡西加·勃留夫庚，貴族華西里的農奴。

茨崗 貴族華西里的奴隸。

華西里 華西里·伏爾可夫，貴族。後爲彼得近侍。

亞留西加 伊凡西加·勃留夫庚的兒子。

育基姆 總主教。

歌里純 華西里。華西里維支·歌里純公爵，美男子，公主蘇菲亞的情人。

蘇菲亞 皇帝的七妹，謀奪皇位的野心家；歌里純的情人。曾一度以攝政名義掌

握政權。

彼得 新皇，本書的主人公。

伊凡 皇子之一，愚蠢羸弱，後亦被選爲皇。

亞歷克西加 亞歷克西加·門西可夫·達尼拉的兒子。後來成爲彼得皇帝的

親隨。

魯喬夫

歐綏·魯喬夫，槍兵，最後因叛亂被彼得處死。

霍凡斯基

伊凡·安特列維支·霍凡斯基，槍兵司令官。出身低微的，納魯西庚家，是他的眼中釘，因此反對彼得。

米洛斯拉夫斯基

伊凡·米哈洛維支·米洛斯拉夫斯基，蘇菲亞的舅舅。

馬特維也夫

亞泰蒙·馬特維也夫公爵，太后娜泰麗亞和彼得的擁護者。

娜泰麗亞

娜泰麗亞·基麗洛芙娜，太后彼得的母親。

尼基泰

尼基泰·曹多夫，彼得的太傅。

亞泰蒙

亞泰蒙·歌洛文，彼得任命的遊戲隊司令。

安亨

德僑約翰·蒙思的女兒，彼得的戀人。

萊夫

萊夫·基麗洛維支，太后娜泰麗亞的兄弟。

也芙特基亞

皇后——彼得的妻子。

波里斯

波里斯·亞歷克塞維支，歌里純的從弟。

夏克洛

彼得·列逢乞維支·夏克洛維泰，蘇菲亞處決了霍凡斯基後任命的槍兵司令。

西利威

西利威斯多·梅特威乞夫，修道士，蘇菲亞和歌里純的同謀者。

蒲杜耳林

伊凡·伊凡諾維支·蒲杜爾林，遊戲隊中吵鬧的好手。

龍旦夫斯基

費亞特爾·猶利維支·龍旦夫斯基，遊戲隊中的能手，彼得的幹部。

歌東

一個嚴明正直的武人。

分封

亞留西加拉着馬繮繩，茨岡駕着雪撬。雪撬裏坐着華西里和三個奴僕。奴僕戴着紙做的圓軍帽，身上穿着高胸襟的原棉硬上褂，因為沒有錢，穿不起鏈鎖甲，不免有些寒酸相，而且那些馬，也有些老了。

他們進了華爾門。華西里不高興，大貴族的公子哥兒們，披着祖傳的鏈鎖甲、盔甲、新製的皮上褂……叫喚着，鞭着馬從後面衝過去了。全城的人都盪到廣場中，參觀領地的分封和重派。

亞留西加吃了不少鞭子，帽子也丟掉了。

廣場的一邊，遠遠的望見大貴族們筒形的高高的貂皮大帽，大祕書官的圓皮帽，和名流們的黑上褂。一個長毛鬍子的漢子，正在揮着紙頭，叫喊着什麼，馬上有些貴族騎着馬跑過去，走到桌前。有武裝整齊的，也有服裝寒酸的，有單獨一人的，也有帶着隨身親兵的。跳下馬，向大祕書官叩頭。這時候就讀出記載分封土地的冊子。於是貴族中有的向神

伊凡西加

伊凡西加駕着雪撬，穿過森林，急急地向貴族華西里的府第馳去。

馬兒身上撒滿霜雪，跳躍着快步奔馳。有時，偶然碰着樹木的垂枝，雪花便碎然震落。松鼠吊在樹上，偷眼望着車馬。伊凡西加在雪撬上沉思：農民已經喪失了一切……這也要，那也要……這個拿出去，那個也拿出去……可是誰能夠喂飽這貪慾的國度呢？……受這種橫暴的蹂躪，倒不如給林子裏的野獸吃了好，痛快些……那時候，你們可就不能一輩子來吸我們的血了……

想着想着，忽然遇到了華西里家的奴隸茨岡，一個性子剛強的人。他十五歲逃了出去，給抓回來；第二次又逃，又被逮住，受了殘酷的鞭打。他跳到伊凡西加的雪撬裏：

「聽見什麼消息沒有？」

「沒有聽到呀。」

「林子裏才遇到一個人說，皇上快要死了。」

伊凡西加站起來，肅然的劃了一個十字：

「嗯，那末現在誰做皇上呢？」

「據說可能是年輕的彼得，可是連奶水也沒有乾哩……」

「太小了……今後是大貴族的世界了。愈來愈糟了。」

「也許糟，也許不糟。」茨岡把眼睛向四面一望：「據說暴動要起來了……說不定，可以過到從前的好日子哩，大夥兒有麵包吃。」

亞留西加

他們在一扇高高的門前停下。伊凡西加問管門人：

「喂，老爺叫我們來幹什麼？有什麼差使？」

「載人到莫斯科去……」

「哎，又要把馬累壞了！」

院子裏，鏈子上繫着一隻狗，汪汪的叫個不住。冬天的幕色中，到處的小窗裏透出燈光。他們在院子裏等着。但終於來了命令，一個蓬頭散髮的丫頭走到雪地上喊：

「把馬解開，過了夜明天再走。是老爺吩咐的。」

於是伊凡和茨岡慢慢兒解開了馬，走進僕房過夜。房裏坐着八個奴僕，正在賭錢。有個孩子坐在桌旁，穿着一件長長的亞蘇布襯衫。這是伊凡的兒子亞留西加。今年秋天，伊凡因為沒有糧食，又交不出租，就把兒子送到領主家來，當了終身奴隸。孩子向父親默默地打了招呼。伊凡對他說：

「亞留霞……我想明天早上，求求老爺，我家裏事情實在忙不過來，叫你代我上莫斯科走一趟……」

亞留西加點了點頭：

「好的，爸爸。」

分封

亞留西加拉着馬繮繩，茨岡駕着雪橇。雪橇裏坐着華西里和三個奴僕。奴僕戴着紙做的圓軍帽，身上穿着高胸襟的原棉硬上褂，因為沒有錢，穿不起鏈鎖甲，不免有些寒酸相，而且那些馬，也都有些老了。

他們進了華爾門。華西里不高興，大貴族的公子哥兒們，披着祖傳的鏈鎖甲、盔甲、新製的皮上褂……叫喚着，鞭着馬從後面衝過去了。全城的人都盪到廣場中，參觀領地的分封和重派。

亞留西加吃了不少鞭子，帽子也丟掉了。

廣場的一邊，遠遠的望見大貴族們筒形的高高的貂皮大帽，大祕書官的圓皮帽，和名流們的黑上褂。一個長毛鬍子的漢子，正在揮着紙頭，叫喊着什麼，馬上有些貴族騎着馬跑過去，走到桌前。有武裝整齊的，也有服裝寒酸的，有單獨一人的，也有帶着隨身親兵的。跳下馬向大祕書官叩頭。這時候就讀出記載分封土地的冊子。於是貴族中有的向神

翻舊，有的流淚哀求……

華西里騎在馬上，茨岡和亞留西加坐在雪橇裏。

亞留西加被人忘掉了。他坐着，光着腦袋，天氣冷得厲害，不好受。忽然一陣香味撲過來：

「噯，紅燒包子，剛剛出鍋的！」一個賣包子的人喊。

「幾個錢一個？」

亞留西加貪婪地看了一眼。他身上還有一個兩錢半的銅子，是當他去做奴隸時，母親給他的。他捨不得化，可是肚子咕咕的在叫。於是他買了，吃了。出生以來也沒有嚐到過的美味。

太陽漸漸西斜，空氣像冰似的襲來。忽然華西里拍拍亞留西加的肩頭：

「亞留西加，你去跑一趟，到達尼拉公館。對他這麼說……華西里老爺再三請求您……馬匹太老了，實在不像樣子……要一匹像樣的馬，拜借一天，擺一擺場面……明白？了沒有？你對他說，一定要報答他的……你好好求他……」

「要是他不肯呢？」

「去！不要嚙嘛，我要揍你！」華西里彈出了眼珠。
亞留西加茫然的照着吩咐去了。

駕崩

在克寧姆林的宮殿裏，皇帝費亞特爾的生命之火，漸漸的熄滅下去。

皇帝害着壞血症，兩腿發腫，肚子也鼓膨起來。召了御醫來看，給放了水，才輕鬆了一些。眼圈發黑，鼻翼不住的振動。忽然喃喃的說着什麼，聽不清楚……神志已經昏迷了……漸漸的聽不到呼吸的聲音了。

總主教育基姆，板着一張峻嚴的蠟人似的臉，坐在意大利式的摺椅上。皇后瑪爾法獨自悄悄站在牆邊，流着淚，凝然望着丈夫臨終的容顏。

在宮殿的另一端，是皇帝的親屬：姊妹、叔父母、近身大貴族等，在靜悄悄的說着咬耳朵話。大貴族有也蘇可夫，留哈乞夫，歌里純等三個人。

歌里純的青碧的眼裏，透露出不安的神色。最後的時間到了，必須公佈新皇。但是誰呢？彼得，納魯西庚家的嗣子？還是伊凡，米洛斯拉夫斯基家的嗣子？彼得長得聰敏而強壯，伊凡是愚蠢而瘦弱，一條蠕虫。

議事殿裏，許多大貴族在那兒叫喚。納魯西庚一家和他們的羽黨，米洛斯拉夫斯基一家和他們的羽黨，從早上以來，就不喝也不吃，正在待機。宮殿中湧湧着人頭，互相叫罵、中傷，焦急地等待命運的開始：誰飛黃騰達，誰悄然引去。

「啊，噁，噁，鬧得真兇！」歌里純喃喃着，走到也。蘇可夫身邊，用波蘭語低聲的說：「您去問問總主教，他的意思要推選誰呢？」

也蘇可夫說：

「總主教和我們，都等着您的意見。公爵，我們怎麼能出主意呢……」

留哈乞夫走過來，喘着氣：

「在這重大的時候，千萬不能分裂呀！我們的意見是，如果選伊凡做皇帝，他身體太壞，支持不長的。我們現在需要精力。」